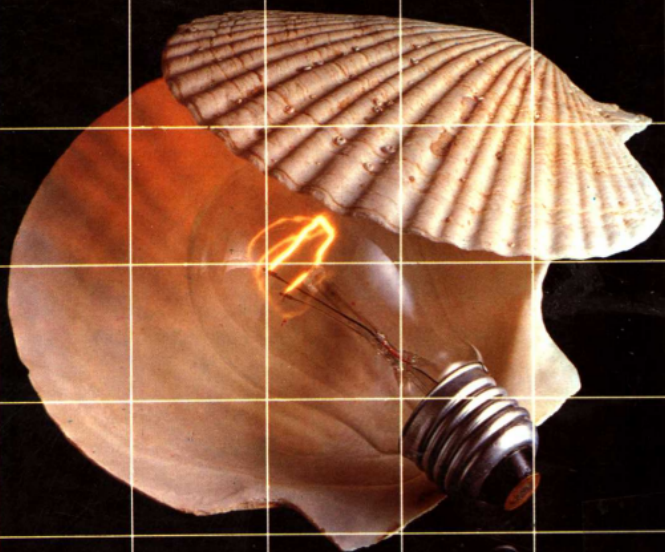


情點一用善

—— 人年青給寫 ——

著 叔元顏



⑦8 庫文歌九

這是「寫給青年人」的一系列作品。作者以一貫的幽默、自嘲和反諷等筆法，和年輕人談交異性朋友、擠大學窄門；談煙與酒、電動玩具，什麼是文學，如何應邀參加茶會等二十四個問題。內容旁徵博引，說理精闢透徹，是父母、師長溝通子弟觀念的橋樑；更是青年成功立業必備的經典寶庫。



顏元叔，湖南茶陵人，民國廿二年生。台大外文系畢業，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英美文學博士。曾任台大外文系主任，創辦「中外文學」及「淡江評論」等雜誌；現任台大外文系教授。曾獲教育部文藝獎。學術著作有「文學批評散論」、「文學的玄思」等五種，散文、小說集有「人間煙火」、「玉生煙」以及「夏樹是鳥的莊園」等多種。



九歌出版

司公計設影攝業商甫及 計設・影攝面封

顏元叔 著

善用一點情

——寫給青年人

九歌出版社印行

681395

翻印必究



有著作權

善 用 一 點 情

定價
平裝 100 元
精裝 140 元

九歌文庫 ⑦⑧

著者：顏元叔

校對：江碧章

發行人：蔡文甫

發行所：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

臺北市1088八德路三段一二巷五七弄四〇號

臺北市郵政三六——四四五號信箱

電話：七五二六五四・七八一七七一六

郵政劃撥：〇一二二九五——一號

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七三八號

印刷所：裕高印刷行

臺北市雅江街二十六號之一

電話：三一一三八九三

法律顧問：龍雲翔律師

臺北市松江路二〇六號八樓

初版：中華民國七十年十月七日

十七版：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九月七日

(換掉回寄請，誤錯訂裝或頁缺)

九歌出版的

顏元叔作品

夏樹是鳥的莊園

善用一點情

五十回首

台北狂想曲

寫在前面

「寫給青年人」這一連串的東西，終於有一冊的積量；可以交差了。寫這種東西，實非我之所長。原因是不善於爲人師表：既沒有什麼警句錦句足資傳道授業，而口氣也合不上那諄諄的音色與音量。蔡文甫先生約我寫這個專欄，原來是說——這是他的話——「你是個大孝子」。可是，這二十來篇東西——我一連呼它們爲「東西」，因爲它們不是「文章」——竟然沒有一篇談孝道；這十幾萬字裏面，也難找出一兩個「孝」字。事實是我並不那麼孝，而蔡先生從來沒有光臨寒舍，沒有機會親睹我對雙親如此這般的「虐待」。像許多美麗的民間傳聞，道聽塗說是他的判斷基礎。兒女難做，父母難做，家庭生活是一缸發酵的酒糟。

拖了一年多才寫成一冊，情緒上大有轉變；這就是我的幽默感越來越沒了。早期的幾篇東西裏，時而還有按捺不住的笑聲；有時候製造一點揶揄打諢，還能湊合

得不喪自然。後來的東西裏，臉上的嚴霜漸結漸厚，有點像曹操的平劇臉譜，令人看了難受，自己也難受。不過，這種幽默，或擴大一點說，意興的漸失，已是好幾年來的衰萎，好比一隻貓，活了十幾年，那活力終究從腳趾底下流光了，連叫聲也帶著水濕的幽咽。論年歲，我還沒有抵達老貓之年。那麼是什麼使我早衰，使我喪失了跳躍的意興，剝奪了我字裏行間連串的笑謔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必加罪於外在的因子。反正，我的天空就這麼陰暗了下來。

也許，我應該在另一個層次，尋找活力；陰暗中應有活力，肅穆中應有活力。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節，山谷吹噓，彤雲奔騰，這裏面應該有活力，應有一種不同於山羊跳躍的活力。也許，從這裏，從石頭縫裏，可以抽出幾片竹簡，向年輕人展示什麼告誡。可是，我沒有白眉白鬚，我也沒有見過火焚的灌木。我這裏實在沒有什麼金科玉律，掌心裏把玩的只是三五顆頑童的泥球。若不是這個相對的時代，把我的價值觀全部相對化而委地為灰，再不然就是我不入任何一家的道山，無緣聆聽「撒鈴」的歌訣。

蔡文甫先生把這冊東西取名「善用一點情」，我笑說也好。我實在沒有什麼好堅持的，值得堅持的。假使這個標題能幫他多銷掉幾本書，借用佛家的話，我是隨

緣隨喜。十年前我是個反對「情」的人，十年後我覺得人間來一點「情」也是好事。我看見越來越多的青年人，小號中年人，甚至齒齡難辨的石頭人，把自己夾於兩片電鍍鋼板間，像豹式坦克，奔馳於人生的荒原。這些坦克雄師，定將變成荒原的主人。反正那是荒原，那就由他們去主宰吧。有情的人酷愛山水，徜徉於山水；寧可在山澗裏勾一瓢飲，不去荒原劃佔幾坪的地基。這些險薄之徒，由他們去吧。所以，當蔡先生提一個「情」字爲題，管它是什麼「情」，總比無情要溫潤些，我就接受了。不過，若將情比爲水，這書冊的山澗裏還是水少石頭多，水磨圓的石頭有，崢嶸於水面的石頭有，長青苔而滑於行的石頭有，刺傷腳板的石頭也有。

除了「寫給青年人」這二十來篇東西，我還放進三、四篇中國時報上發表的「陋巷雜談」。因爲，我覺得它們還值得放在年輕人的眼前。有一兩篇措辭蠻激動，無論怎麼壓制還是蠻激動；爲此，我的教國文的妹夫，跟我吵了一架。能爲文章吵架，就算發生地點不在高山，而在淤塞的小院，吵架的人仍不失爲「高士」吧。我爲什麼要寫這種文章呢？憂國憂時，我是擔待不起；我只是熱鍋上的一隻螞蟥；熱得太厲害了，連螞蟥也叫了起來。是的，這是螞蟥的咆哮！三兩朋友認爲我寫這類東西，是小技，甚至是淪落；我自己則以爲這是我的「大業」。我敢說，十篇文等

論文——出自我筆下的那種，出自朋友筆下的另當別論——抵不過一篇「梅而不說零話」。讀聖賢書，所為何事？談文學，豈是守在象牙塔裏？文學不是教我們面對現實，猛對現實？！後希臘時代的亞歷山大圖書館，裝滿了肥碩的書蟲；希臘文化的飛揚還是在阿里斯托芬尼士之世。

我自己對於寫雜文，了無遺憾。我已經寫了十幾年，出了十幾本書；我會繼續寫下去，出下去。面對這個時空，雜文是有效的噁吐工具。中國文學史上有沒有雜文傳統，未來的中國文學有沒有雜文前途，當前的「文選男」與「文選女」重不重視雜文，這些都非我之掛慮。我看見了一個問題，承受了一個刺激，獲得了一個感受，我就說自己要說的話，應說的話；而且，把話說清楚，說精確。人生已够苦惱，閒愁閒慮沒有閒功夫。面對現實，吹打彈唱，就是雜文。有沒有意思，有沒有價值，讓讀者自己去忖度。

目 錄

一	寫在前面
七	爲什麼寫這種信？
四	女生與解析幾何
三	善用一點情
三	談英文作文
三	喋喋的龍子龍女
四	誰來愛國
五	不要請我演講
六	什麼是文學
七	做一個古典主義者
八	不作「北京人」

九二	煙與酒
九九	玩玩而已
一〇八	誰想做作家
一二七	兩封公開信
一二七	大學生吃法國點心
一三六	公爵開玩笑
一四四	往事點滴
一五三	悲憫泥人
一六二	訓兒書
一七四	我看基督教
一八六	梅雨不說謊話
一九四	和平的戰爭
二〇一	莎翁仰止
二五	窄門該擠

為甚麼寫這種信？

肉麻不是我的專長，我不想用什麼「親愛的年輕朋友」開始。年輕的朋友們是不是都是「親愛的」，很成問題；而年輕人是不是都是「朋友」，更是問題。本來我不願意寫這種信，這種肉麻兮兮的信。我以前還在哪篇雜文裏諷刺過寫「致青年書」這類的「企業」人士——應該加上教育企業人士。為什麼今天我落到這個田地，居然做起我自己嘲諷的事來？莫名其妙。唯一的現實理由是蔡文甫主編叫我寫這個專欄，他說有人看，印成單行本有人買。另外一個原因，那就是我一向喜歡自嘲，拿自己開玩笑。既然我嘲諷過為「寫給青年」的人士們，如今廁身其間，箭箭射上自己的心窩，自嘲得近乎自戕，這裏面又痛又癢，蠻够刺激的。

為什麼我嘲諷「寫給青年」那一類的教育企業家呢？因為，天下最可怕的莫過於自命為萬世師表。萬世師表我們中國文化裏有一位就够了，而那位也的確像個萬

世師表。你若不信，去師大校園裏瞻仰瞻仰他的銅像吧！僅以他永遠屹立在颶風中的剛毅，就足夠做你我血肉之軀的表率。何況他還留下不少的格言，我個人從小就「學而時習之」，到今日趁人家晨跑時間翻讀一段，還不能不承認，有的話說的是硬是要得；兩千五百年前就能說出那樣的話，到今天還教人拍著大腿叫好；說這種話的人要做萬世師表，沒得話說。可是，有些具體而微的活銅像，麻雀雖小五臟俱全，傳道授業解惑他一個矮冬瓜無所不能的樣子，這就教人不由得要打哈哈了。

於是乎，從矮冬瓜嘴裏嚀啾啦，一大堆的爲學做人的大道理，噴洩而出。假使你願意掩鼻撥而析之，發現不過是語譯的古文，發酵的牙慧而已。當然，這些話不能說沒有爲學做人的大道理，譬如說：「規規矩矩做人，勤勤勉勉讀書」。這話沒錯，這話有道理，這話實施起來，教你終生受用不盡。只是，這種話青年守則裏已經囊括無遺，還用得著你矮冬瓜剖開自己的胸膛，掏出一把西瓜籽兒來嘔心瀝血嗎？（我這裏說的矮冬瓜，沒有影射任何的矮子。我是看見我家傭人正好買了一個冬瓜回來，靈感如狗蚤一躍跳上了瓜皮，而有了這「矮冬瓜」之虛構。）真的，我實在不宜於寫這種「寫給青年人」，因爲我這個人「邪門」。倒不是說，我邪惡——我的邪惡百分比，不多不少，是以全人類總數除全世界邪惡之總和——而是說，我

這個人太喜歡說笑話，把嚴肅話也說成了笑話，結果人家以為我只是說笑話，邪得很。不過，說笑話的人也沒有什麼不好，美國的說笑話的人如電視上的姜尼卡森，把尼克森總統都給笑垮了，而且——這點真教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——他年薪千萬美元。我們華夏民族一向以嚴肅為至德，一顆心在哭劇與濫情之間往返梭動。所以，中國人比較喜歡看矮冬瓜剖腹的嚴肅祭禮——拉長面孔要把戲——殊不知祭禮只是一場遊戲，而遊戲也是一種祭禮。所以，叫我來寫「寫給青年人」，我不能哼哼噯噯，只能嘻嘻哈哈，我想蔡主編是找錯了人。

不過，你說我對青年人無話可說嗎？恰恰相反。我對青年人要說的話，臉盆盛不完，籬筐裝不完，連一幢倉庫也幾乎堆不完——不過，給我一幢倉庫讓我勉強湊合著吧。話是不能說得太多，禍從口出；講一倉庫的話而能平安無事者，幾希！不過，我還是要說說看。美國詩人佛洛斯特說：「我跟世人有一場情人的爭吵。」這話實在雞皮疙瘩之至。我跟青年人是有一場「仇人的爭吵」，因為我親眼看見三個國中學生，在老太婆的勸止下，公然爬上她的牆頭，摘下她的未成熟的水果，咬了一口，丟在陰溝裏。我親眼看見一羣大學生蜂聚在馬路上寒暄，忘情世外地堵塞一路的交通。我也曾見二十來歲的計程司機——他也是青年，是不是？——破口大

賜，只因爲乘客請他把車子開到巷底。我已經四十七歲，這些事應該可以習以爲常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；卻還是耳聰目明，憑空添了許多憤恨，許多悲痛！爲什麼人不能爲他人想一想？（是的，這就是這一點，就教我沸騰不已。）爲什麼人不能爲他人想一想？只有徹頭徹尾的野人，才只知有我，不知有人。文明的標幟是意識他人的存在，文化的陶冶在於體諒別人。

說我視青年爲仇人，這當然是戲劇性的誇大。有時候，青年人還蠻令人感動。譬如不記得去年什麼時候，我路過重慶南路，看見每個十字路口的人行道端都站著兩位學生，只要紅燈一亮，立即手攜手阻攔不守規則的人。在那種熙熙攘攘的混亂裏，有人代表秩序，堅持秩序，的確是很感人的。我喻之爲默默的秩序播種者。惜乎一般市民，心地全爲砂礫，播的種沒有長出芽葉。前幾天去南部參觀，在中正預校遇到一羣夏令營的學生，向路過的參觀教授們，自動唱歡迎之歌，邊唱邊鼓掌，活潑有禮，亦是一慰人心處。我想中年以上的人，對年輕人多少有點父子或母女之類的情愫。講到憤恨，只是子女做了太保太妹才有的莫可奈何的宣洩。

但是，我得在此宣告，我最厭惡導師型人物的一些口頭禪：「年輕人可愛」，「年輕人純潔」，年輕人這樣，年輕人那樣，把一切的美好名詞全部編成一隻花環，

套在千萬個年輕人的脖子上。這樣的一味奉承，使你懷疑他們是不是顛倒了自己崇尚的中國傳統，把尊老敬賢的那股子虔誠，全倒過來瀉在青年人身上——變成了「尊幼敬稚」。年輕人就是那麼一回事，比中年老年好不了太多，也壞不到那裏去。假使他們沒有若干老者的老奸巨猾，那是他的年齡未到之故。（這話好像沒有什麼道理，年齡到了他們就不是青年；不是青年，我還給他們寫什麼信？）

究竟為什麼世上的人對青年人那樣巴結，我實在不解。凡事都是年輕人這樣，年輕人那樣；節日有青年節，商會有青商會，才俊有青年才俊，開專欄有「寫給青年人」……假使你拿這事當真，當真考慮，你會覺得每一個窗口都給年輕人堵住了，而你行將窒息。不過，我懷疑，巴結年輕人，是不是企圖利用年輕人。年輕人沒有老婆，可以被利用——有了老婆，就被老婆利用了。毛澤東這個混世魔王，搞文化大革命據說完全爲了奪權。他要奪權，他能利用中年、老年人嗎？誰聽他的！年輕人的小腦大於大腦，就被他利用上了。

我既不是青年導師型，更沒有什麼大權小權要奪，所以我打算跟年輕人打開天窗說亮話，把亮話一直說下去，說到滿堂的年輕聽衆，統統煙消雲散，也在所不惜。其實，我也沒有什麼「可惜」的。充其量蔡主編叫停，把這個專欄關閉了事。

這當然對我的稿費收入略有影響，不過我們這些老奸巨猾的中年人，會找別的辦法來彌補。譬如，改開一個「致中年或老年人書」。

我姑且這麼寫下去，不過我想我提不出什麼金玉良言，金科玉律。這倒不是說我沒有那些導師型常有的一點小聰明，湊合上幾句四字箴言，引誘著年輕人抄了壓在玻璃板下——就這麼永遠壓在那兒，教它動彈不得，像一隻彩蝶標本。因為，這「金科玉律」裏面的「金」和「玉」，都是永恆不變之物。人生中找到永恆不變之物，談何容易。當然，除非你假裝，把一包木炭假裝成金玉。就我個人的體驗，人生之常數在一個「變」字，變化不居是人生的通性。時間變了，空間變了，人也變了，價值也變了。所以，我的另一個體驗，便是萬事萬物的相對性。人們追求絕對性，人們追求永恆價值。沒錯，這是人之常情；但是，這是理想。理想不同於現實，現實是變化與相對的世界。人不能沒有理想，可是拿理想抹煞現實——這是遺老遺少們的通病——那就等於是拿濕布擦黑板了。認清現實，再談理想，大概是比較合理的程序。或者說，談理想不忘現實，談現實不忘理想，也許是比較合理的溶合。

英國詩人葉慈說過：「成長時所遭遇的尷尬。」的確，一個人從少年到青年，